哑爷

□邓佳乐(达职院数控技术2021级)

哑爷个子不高，面目黧黑，人长得敦墩，常年身着迷彩服。

哑爷在三岁那年因生了场重病，吃错了药，最终成了聋哑人。他与我大伯一般年纪，辈分却是我爷爷辈，于是，我叫他“哑爷”。几十年来，他一直生活在老家的小山沟。

小时候，调皮捣蛋的我，爱往别人家的地里乱跑，踩坏了庄稼，还知错不改。爷爷吓唬我说：不听话的小孩要被哑爷捉去教育，见不到爸爸妈妈，直到变乖了才放回来。我听后，再也不敢随意往人家的庄稼地里跑了。有时，哑爷来我家借东西，我远远地看见了，便迅即钻进房间；即使从他家门前路过，我也会绕道而行。

随着年龄渐长，我心里对哑爷的恐惧感才慢慢消减。

上天关了一扇门，也会开启一扇窗。哑爷虽不能说话，但他勤劳朴实、手脚麻利、头脑聪明。干农活，他是犁田的好把式。常常，他把自己的田犁完，便忙着跑去帮助那些留守老人；他会电工，只要村里有人找，哪怕天高地远，他也要赶过去帮别人接电线，维修小电器；过年时节，他会帮着乡邻们杀年猪。遇到红白宴席，更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山里人越来越少，遇到红白喜事，户主总会焦眉愁眼，每每这时，他总会丢下手中的事，第一个赶过去打下手。事情办完，主人家要给钱，他一脸的灿烂，不停打着手语：都是乡里乡亲，搭把手而已。对方则热情邀请吃顿便饭，喝口小酒，他欣然坐上去。哑爷的手还特别灵巧，农闲时节，他常用竹丝、高粱秆、芒草、棕叶等原材料扎扫帚。赶场之际，便背着它们到集镇上售卖，价格比其他摊主少几块钱。凭着物美价廉，他扎的扫帚自然供不应求。

由于不能说话，哑爷不能像其他人一样外出打工，留在老家的他就似乎成了村里的顶梁柱。那年春天，村里唯一的养牛人得癌症去世了，他精心喂养的

老牛被卖掉做了丧葬费。村里人在惋惜的同时便担心春耕。那么多边角田，没有了耕牛，如何耕种？

就在大家愁眉紧锁之际，又是哑爷挺身而出。他在县城买了一台小型耕地机。当天上午，他便坐着商家的皮卡，一路风驰电掣地往回赶。

村里的老人聚焦在一起，簇拥着哑爷和那台小机器来到水田里。卖家示范着教哑爷如何使用。哑爷赤裸的双脚踩在冰冷刺骨的水田里，一动不动。聚精会神地盯着卖家操作的双手，或点头，或摇头。卖家操作一遍后便将机器交给哑爷亲自操作。哑爷把电钮一按，那耕地机便乖乖地向前走，卖家朝着哑爷竖起了大拇指。

哑爷用机器耕完自己的水田，完全熟悉机器的性能后，便开始帮村里的老人耕田犁地。他从村西开始，一个一个地翻耕。那一块块沉睡了一个冬季的水田，随着哑爷和机器走过，重新焕发了生机。

有了机器倒是方便，但长期操作也非易事，哑爷每过一个钟头都要歇息一会儿，喝口茶，抽口烟。守在田边的老人们，便竞相把自家的茶水或纸烟递过去，哑爷笑笑，摆着手，往地上一坐，拧开自己的茶杯，咕嘟咕嘟几口，然后掏出自家的白肋烟点燃。前后不过几分钟，哑爷又起身往田里走。他知道，播种在即，错过了最佳时间，今年的收成就差，他不愿看见自己的老哥老姐们心忧。

一天到晚地耕田，哑爷累并快乐着，乡亲轮番将他请到家里，三餐顿顿肥膘大肉。就这样一个星期不到，整村的水田全部翻松，然后又是新一轮的忙碌，抹田坎、栽秧、施肥……

前几天，我回到老家，“要不是你哑巴爷爷帮忙耕田，我们今年哪里能栽秧哦！”爷爷奶奶带着我专程到哑爷家里道谢，哑爷依旧一脸的灿烂，只是看着他两鬓的白发，我的心里猛地揪心一痛。

在李家坪喝茶

□蒲兴慧(万源三中高2020级)

一场朦朦胧胧的小雨，从容又略显羞涩地降临大地，似乎在轻声低语地告诉人们：一个草色青青，桃李争妍，充满新生的春天即将到来。我走出门，踏上被这温柔的雨水浸湿的道路，遥望远处那被薄雾笼罩的山峦，它们微绿，悠悠，氤氲着润泽，在心上划开一道回忆的涟漪。

李家坪的春雨，是连绵的，柔和的，听不见淅淅沥沥的响声，像湿漉漉的烟雾，滋润着大地。雨后，整个天空像刚洗过似的，干净明亮。娇柔的阳光洒落在山尖、枝头，召唤着所有的生命，共赴春宴。

坪上一间农舍，被绿树环绕着，阳光照耀着，安静、恬淡，不言不语，观赏着桃李花开，小鸟嬉戏，以及那来来往往忙于春耕的人们。

农舍里有我的奶奶，她满脸皱纹，但白发很少，精神很佳。她和蔼温善，待人热情，上上下下的人们都喜欢进门做客。无论是去上街，去吃酒，还是去薅草，去砍柴，去来大都要进门坐一坐。我家处在半山腰，山顶的人下山，山下的人上山，走到我家，正好有一个喝水休息的地儿。奶奶是个贤惠之人，大家都愿意和她一起摆闲聊天。只要客人进了门，奶奶都会先泡一壶茶，给客人倒上一杯，这是她一定要做的事。等客人手上端着一杯茶，她们就开始聊天了。

“你到哪儿去的？”

“我上街的。屋里米吃完了，面也没得了，细娃儿吵着要吃香香儿，只有去买哟。”

“哦。那米怕难得背哟，几十斤呢。”

“那还勉强嘛，有啥法呢？要吃吃嘛。”

……

她们就这样开始聊了，若是时机合适，就要留下来吃一顿饭。这时候，客人接到电话，对方询问其在哪儿，那些客人无一例外都是这样回答的：“在李家坪喝茶，哈哈。”

春天的屋外，新芽初上，翠意点点，雨珠滴落，樱白待放，鸟鸣声声，空灵环绕。屋内，趁雨休息的农民在喝茶，吃饭，摆龙门阵。

奶奶是一位农民，她朴素节俭，勤劳能干。人们大都亲切地叫她“二婶”或“二嫂”。她一生平凡普通，种地种菜，喂鸡采茶，与其他农民无异，但她的贤惠和心慈，为人人称道，温暖着大家的心。

我未曾求证过，为何我家所在的地方叫“李家坪”。这半山腰上只有我们一户人家，所以人们口中的“在李家坪喝茶”，特指在我们家喝茶。如今，奶奶逝世了，李家坪已过了两个春天。李家坪少了一个人，一个很重要的人，人们的心好像空了，进门的人少了，大都打了招呼就从门前过了。但只要人愿意进门，依旧会倒茶的。

那次我放假回家，有人从门前过，我与之交谈，话出口，我就感到我的语气竟那么成熟，大约是因为奶奶走了，招呼客人的事我在做了。我说着那永不变的话：“到屋喝茶啊！”“就在这吃饭，米都下好了。”这绝不是纯粹的客套之言。那人应着应着就走远了，上了一个坡，说：“你奶奶倒茶的习惯，你还保留着。”我心一阵疼痛。

奶奶在人间如今只留下一方小小的坟墓，但是在李家坪春夏秋冬的季节变换中，从未离去。

茶水犹温热，倾在烟雨梦中。今春将至，李家坪的樱花绽放，在春风中与谁低语？

“五一”插秧记

□唐梓伟(通川区一小五年级)

是的，没有错！我们都期待的“五一节”来啦！

“五一”又叫劳动节，我的爸爸妈妈早在放假前几周就开始计划让我好好“劳动改造”——去乡下插秧。原本我不以为意，以为这是一件轻松的活儿，直到尝试过后，方才明白这是一件“苦尽甘来”的累活。

回到老家，妈妈让我们先去拔秧苗，顶着太阳，我们来到秧田边。我看着那一丛丛青翠的秧苗，不知从何下手。妈妈脱了鞋子下了田，堂哥紧随其后，只有我与十几个年头没下过田的爸爸愣在田埂上，呆呆地看着混浊的秧田水。“快点下来呀，愣着干啥呢？”在妈妈的催促下，我壮起胆子，小心翼翼地踩进了水中。哇！水倒是不冰凉，唯一让我无法忍受的就是——水里头的虫子！妈妈示范着教我如何把秧苗完整地拔出来。刚开始，我一分钟才拔了几小戳秧苗，看着一旁收获满满的妈妈和堂哥手中一大把苗儿，再转过头来瞅瞅自己手上屈指可数的几根，我心中暗想：“我太落后了呀！得加把劲赶上他俩！”我咬咬牙，不管漂浮在水面上的那恶心的虫子，不管水底脏脏的淤泥，一心专注拔秧苗。没一大会儿，我拔苗

的进度就和堂哥差不多快了。

最令我激动的时刻到了，啊，没错，就是——插秧。当我将脚踏进水中的那一刻，不幸，悄然而至……

爸爸让我和堂哥去一块没有栽完的田里继续干活，分苗、弯腰、插进泥土，按照爸爸妈妈的示范，刚开始我还得意洋洋地插着秧。看着自己插的秧苗一竖排一竖排地立在水田中，我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但爸爸却说了一句：“哎呀！我的脚上沾了个蚂蝗！”“啥子？蚂蝗？！”我与堂哥同时喊出了这句话。我是惊讶和恐惧，堂哥却是好奇加兴奋。

蚂蝗是一种吸血的虫子，长得像蚯蚓，乌漆嘛黑的，蠕动的时候一会儿变长一会儿变短，一会儿变粗一会儿变细。我一见这玩意就恶心得要命……

我强装镇定地插着秧。突然，堂哥一抬脚，好家伙——一条蚂蝗扭动着身子附在他的腿上。我也吓了一跳，他尖叫着抛下秧苗，飞奔上田埂，围着水田跑了好几圈，停下来一看，蚂蝗还粘在那儿，扭动着滑溜溜的身体。这着实恶心到了我，此时的我，真是想找个厕所吐它个天昏地暗！我那怕蚂蝗绝不亚于我的妈妈，

今天一定吃错了药，或者哪根神经搭错了，居然……居然敢伸手去捉堂哥腿上的蚂蝗。此刻的堂哥一动不动、吓得半死，嘴里嘟囔着“快点、快点”。我在田里看得哭也不是、笑也不是。我也跳上田埂，远远地观望。过了半晌，蚂蝗终于被妈妈给拔了下来。我和堂哥心有余悸，迟迟不敢下田。但最终，我被妈妈威胁着，极不情愿地再次下了田。

妈妈说，有动静蚂蝗就会来。这回，我谨记妈妈的话，不轻易挪动脚步。唉，我又被坑了！蚂蝗还是经常来挑事，吓得我一只脚高高抬起，在“金鸡独立”的同时，眼泪也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倒不是因为疼，而是因为——太恶心了呀！最后被我搞得一身脏兮兮的爸爸以及在岸上吃瓜大笑的妈妈拗不过我，只得让我上岸。

这时，我发现爸爸脚上挂了两只蚂蝗，我尖叫着提醒他，结果他一点不怕，把那两只蚂蝗捉下来，啪啪两掌打在两只蚂蝗上。妈妈在旁边对着爸爸说了一声：我感觉你打的不是蚂蝗，而是不中用的梓伟和她妹妹。当时我的脸瞬间惨白。

在回去的路上，我看到了还在插秧的农民伯伯，他们好辛苦啊，不仅要忙农活，还得面对恶心的蚂蝗。我暗下决心：要好好读书，要发明一个设备对付蚂蝗。还有，我以后绝对不惹我妈妈了，因为她有千种方法来收拾我。